

目 录

回忆我的父亲卓别林 (1)

附 录

卓别林年表..... (139)

舞台生涯(卓氏剧作)..... (149)

编后记 (279)

我的母亲莉丽姐·麦克·茂莱的艺名叫丽姐·葛雷。她半是苏格兰血统，半是英国—西班牙血统。外祖母莉丽安·葛雷是在加利福尼亚出生的，到现在我和弟弟雪尼都管她叫娜娜。她是西班牙女人露伊莎·卡里洛和英国人威廉·爱德华·卡里的女儿。我的外祖父罗伯特·艾尔·麦克·茂莱是苏格兰人。很早以前，当我母亲很小的时候，他便和外祖母离婚了。

父亲最初见到我妈妈，是在她家附近的一家小餐馆里，他有时到那里去吃点东西。那时，妈妈还只是一个六岁的小姑娘。父亲完全被这个美丽的小姑娘吸引住了，和她闲谈了很久，还变一些简单的戏法逗她玩。这以后过了六年，也是一次偶然的

机会，父亲又看到了她。外祖母娜娜和我父亲的电影制片厂的副经理恰克·里兹纳是邻居。里兹纳先生见过莉丽姐，他和父亲聊天时谈到过她，并建议父亲见她一面。有一天，父亲在她家附近的街上看见她，这个小姑娘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父亲便和她订了一年的合同，让她在《寻子遇仙记》一片中担任一个角色。参加拍摄这部片子的有贾克·科根^①。

在《寻子遇仙记》拍完之后，妈妈和外祖母又在父亲主演的影片《有闲阶级》上下集中担任配角。后来，妈妈的合同期满，过了些年，父亲也就把她忘记了。要不是她和女友麦娜·肯妮荻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到电影制片厂去找他，说不定他们永远也不会再见面的。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妈妈想向麦娜证实她的确认识大名鼎鼎的查利·卓别林。恰好，这时父亲正为影片《淘金记》寻找一名女配角。

他见到妈妈后，又对她产生了好感。然而，这已是另外一种感情了。现在，她已不是以前那个爱发笑的小姑娘了，而是年方二八、俊俏美丽的黑发女郎。她乐观愉快，有一对深棕色的眼睛。父亲想请她试拍一些镜头，妈妈同意了。父亲对试拍很满意，于是跟妈妈订了合同。不管怎么说吧，命运也好，机缘也好，又把他俩联系在一起了。这一次比以往见面的时间长得多。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他俩为了避开记者们的纠缠，跑到墨西哥一个名叫艾姆拜尔的小村子里，出人意料地结了婚。

父亲不声不响地结婚以后，带着新娘子住在贝弗利山沙米

^① 贾克·科根：是一个小演员，扮演《寻子遇仙记》一片中的小孩。

特道一幢宽敞的新住宅里。妈妈将影片《淘金记》中的角色让给乔治亚·海尔扮演，自己便当起家庭主妇来了。父亲请外祖母娜娜搬到我们家来住。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正如出生证上所注明的，我出生了。

我是长子，父亲非常钟爱我。我对他来说，远远超过了一个小孩所起的作用。我是我们家庭的化身，是他童年时代所丧失的一切东西的化身。要了解我的父亲，就得熟悉他的童年生活。

我的父亲于一八八九年四月十六日出生在伦敦肯宁顿路波纳尔弄三号^①。这是一座三层楼的砖房，外表凄凉简陋，建于十九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炸毁。父亲的双亲是英国臣民。祖父半是法兰西人，半是爱尔兰人（卓别林这姓来自法语）。祖母是吉卜赛人血统——不知是法国吉卜赛人，还是西班牙吉卜赛人——她继承了她母亲的血缘。我的父亲常为掺入了吉卜赛人的血液而无比自豪。

我父亲的双亲在伦敦都是相当有名的喜剧演员。祖父是民歌歌唱家——一副男中音嗓子，悦耳动听，曾应邀到纽约演出。祖母哈娜·卓别林，从少女时候起就以莉莉·哈利的名字登台表演。她演唱，也演奏钢琴。有一段时间她在剧团里工作，这

^① 据《卓别林自传》中说，卓别林于一八八九年四月十六日晚上八时，出生在伦敦沃尔沃斯区的东街。而肯宁顿路波纳尔弄三号是他家后来迁居的地方。

个剧团在英国各个城市巡回演出小歌剧《基尔伯特》和《沙里瓦》。她也在游艺场里表演过短小喜剧，赢得了观众的赞赏。

演员们的孩子的生活通常由命运的变化来决定。我的父亲吃尽了苦头，因为祖父嗜酒成癖，自然养不起家里人。他酗酒病故，死时还不到四十岁。

父亲的童年生活极其困苦，几乎从摇篮里开始就挨饿受冻。他满五岁时，发生了一件事：他的母亲因没有钱养活孩子，便把他和同母异父的哥哥雪尼送进贫民孤儿学校。他平生每当想起这件事便觉得寒心。而五岁的小孩对这事的理解是：以前父亲不爱他们，如今母亲也不爱他们了。

在孤儿学校，孩子们从来就吃不饱、穿不暖，长年饥寒交迫。那里待他们如同犯人，因为贫穷被认为是罪恶，且纪律森严，管理军事化。不难想象，这一切都出现在上个世纪末，当时的教育一般说来比现在要严格得多。孩子们稍有过错，便遭鞭打，饿饭，还关禁闭。看来，当时孤儿学校这样作的目的，就是要摧残孩子们的心灵和消磨他们的意志。

父亲当时特别感到孤单。他在孤儿学校度过的两年中，祖母很少去看他。只是在他满七岁的时候，才把他接回家。在孤儿学校的登记簿上有这样的记载：“一八九六年三月十日，雪尼·卓别林被他母亲领回家，查尔斯也同时被领回。”根据坎特伯雷游艺场经理弗雷德·哈丹的儿子西里尔·哈丹的叙述，父亲从孤儿学校出来时，已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温顺的孩子。西里尔和我父亲同岁。他们俩八岁时常常见面，因为当时祖父在坎特伯雷游艺场工作。父亲深深懂得穷人做人的准则。好多年

之后，哈丹先生回忆道：“他那一对象小冰块般的浅蓝色眼睛，便足以表明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某种坚定、顽强的东西，表明某种比儿童的瘦弱身体更为有力的东西……”

“必须有自信心，这就是秘诀。”有一回，父亲对我说。“甚至当我在孤儿学校的时候，以及后来流落街头谋生和险些丧命的时候，我都思考着自己该怎样做才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演员。当时我必须要有那种幸福感。没有它，我早就完啦！”

对未来的向往激励着父亲。家里的好景不长，不久他又无人照管了，再次处于饥寒交迫之中。但他没有回到孤儿学校。现在，他几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浪儿：沿街乞讨，随便什么地方倒下就睡，什么活儿都干，只要不饿死就行。他那本来就很虚弱的体质变得异常枯瘦，长着黑色卷发的漂亮的大脑袋安在瘦小的身躯上，活象一幅漫画。在充满着残酷、粗野习气的贫民窟里，人们常常本能地拿那些他们觉得不寻常的东西开玩笑。你感到奇怪么，就连小卓别林的外貌也成了人们穷开心和恶作剧的笑料。然而，不管命运把他推向何方，他仍然自由地生活着。如果偶而找到工作，他也能够暂不考虑以后的事。他服侍过理发师，在游艺场扫过地。有时，踏着双亲的脚印，在某些游艺节目中扮演一个小丑角，或者表演舞蹈。

有一回，他在兰开夏童伶班中找到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工作，最必需的生活多少有一些保障。然而，在其他方面，常常是令人难以忍受的。这个童伶班长期在英国北部矿区一些小市镇巡回演出，这是一些黑烟缭绕的阴暗的小市镇，终年寒雾弥漫。在那里，人们酗酒斗殴，习以为常。他们的斗殴几乎使父亲受

到无妄之灾。那些漫长、忧郁的黑夜也使得父亲感到非常难熬。八个少年并排地挤在一间寒冷的小屋里过夜。他这个孤零零的孩子常因想家而睡不着觉。以上所谈的是我父亲的孤儿式的生活，也就是父亲在儿童时代的最大的磨炼。

二

父亲所在的兰开夏童伶班在伦敦马术表演场演出时，他第一次引起了观众的注意。当时他只有八岁，扮演一只小狗，模仿狗的一些细微动作，开头站在道具做的树底下，然后嗅嗅其它的狗，即兴演出，形态逼真，观众笑得东倒西歪。戏班的管事却吓得惊慌失措，怕警察禁演，查封戏班，连忙把他开除了。

之后，父亲进入另一个戏班，在英国北部一些城市巡回演出戏剧《谢洛克·福尔摩斯》。他扮演剧中擦皮鞋的比利这一角色。许多年之后，当我谈起自己的舞台生涯时，父亲总要插话：“听我说，你的父亲也在真正的舞台上演过戏！他有舞台经验哩！”

起初，我等他谈谈比如在哈姆雷特或者西拉诺^①中扮演角色的体会。可他却夸起口来了：“是啊，整整十四个年头，我在《谢洛克·福尔摩斯》里扮演擦皮鞋的比利。”我觉得这些回忆对他是多么珍贵，因而不由自主地想，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从舞台生涯转到银幕生涯会不会感到懊悔呢？

父亲进入弗雷德·卡诺剧团时大约十七岁。在英国，他演不了主角，只能演配角。卡诺剧团在欧洲巡回演出期间，在巴黎的福利·贝谢尔剧场，父亲演出他十年前曾在伦敦初次演过的“狗”戏。无论当年伦敦的观众，还是如今巴黎的观众，看了他的演出，都会笑得前仰后合。在一次演出之后，父亲曾应邀去见克洛德·德彪西^②。他坐在包厢里，热情向父亲祝贺。父亲始终认为，这位社会上知名作曲家几分钟的接见，是他舞台生涯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幕情景。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时常跟我谈起这件事……

父亲随着卡诺剧团在美国巡回演出了三年。一九一二年著名喜剧演员艾特·乌因聘请了他。尔后，父亲和乌因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乌因有他自己的剧团。他看了父亲在舞台上的演技，赞叹不已，答应每周给薪金六十五美元。父亲要七十五美元，乌因摇头说：

“不行呀，你在这儿永远也赚不了那么多钱！”

① 西拉诺：法国戏剧家爱德蒙·罗斯坦（1868—1918）于一八九七年写的剧本。

② 克洛德·阿希尔·德彪西（1862—1918）：法国最著名的作曲家之一，印象主义派音乐创始人。

一九一三年，父亲签订了第一个电影合同。他在费城收到亚当·凯塞尔打来的一份电报，请他与凯塞尔和鲍曼的纽约事务所联系，他们二人是基斯顿滑稽影片公司的股东。电报是根据麦克·孙纳特^①的建议发出的。孙纳特在纽约音乐厅曾偶然看到过父亲在哑剧《英国游艺场之夜》里扮演一个酒徒。关于此事孙纳特先生曾这样说过：

“卓别林的确才艺出众。我一直在想，要不是当时我去纽约音乐厅，那他非回英国不可。他会成为游艺节目的大演员。可是我觉得他也许上不了银幕，因为当时英国还没有生产过喜剧片。而好莱坞才是拍这种影片的唯一场所。”

对于这一点，我父亲倒有不同的看法。假如孙纳特没有发现他，他也许会在其它方面走运。据父亲说，当时他和剧院的一位同行积攒了一笔钱，打算合夥买下阿肯色州的一个养猪场，干起养猪的行当……

我父亲刚去电影制片厂时，别人并不了解他。他要接替的那位演员福特·斯特林扫了他一眼，竟哈哈大笑起来。

“麦克，算您倒霉，”斯特林对孙纳特先生说。“您上当了。这个没有经验的黄口小儿根本不是拍电影的材料！”

电影制片厂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赞同斯特林的看法。至少

^① 麦克·孙纳特（1884—1960），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导演，一九一二年创办基斯顿电影制片厂，以摄制滑稽影片出名。

他们认为，这个英国人从头到脚，从举止到谈吐（他甚至把电影叫幻影），美国人未必喜欢。当时，父亲遇事羞怯，待人温和，住在房租便宜的旅馆里，生活极其俭朴，很少与人交往。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克奈^①，他认为节俭是一种主要美德。有一回，父亲对孙纳特先生说，一旦赚到头一笔十万元工资，他立刻什么也不干了。大概他当时说话的语气十分诚恳。可是在以后的岁月里，类似的话他说过不止一次。我记得他拍完一部大型影片之后，便对我说，“啊，这是最后一部影片了。”如今，他真的和电影永远告别了。

在基斯顿电影制片厂，我父亲完全不能表现出他天赋的机灵的幽默感。那儿的全体人员象一个吵吵嚷嚷的家庭，大家老是怪腔怪调，装腔作势，追赶打闹，互相逗趣……

也许一般人都认为父亲高傲，不大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虽然他讲话轻声细语，客客气气，但很固执。为了角色的处理，随时准备和导演争论一番。那个时候，喜剧片中的情节展开得很快，只能靠动作来表达。这样便显得庸俗、粗野。而父亲的哑剧要求动作优雅、纤巧，和芭蕾舞的柔和的舞姿差不多。他一打算在摄影机前这样表演，导演就要反对：“干嘛这样慢吞吞的？这要浪费很多胶片，也不会得到观众的好评。”如果评价父亲拍的第一部喜剧片，导演的意见是对的。这部影片完全失败了。大家都认为，孙纳特发掘的这个“英国无名小卒”，根本一文不值。

① 科克奈：对伦敦东区普通人的含轻蔑意义的称呼。

有这么一件轶事：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们在一起讨论卓别林的服装，怎样使他比在第一部笑片中戴的英国高筒帽、穿的燕尾服更上像些。据说似乎从很多的建议中才想出一个“小流浪汉”的装束打扮。可父亲否定这种说法。据他说，多年以前就有那种服装样式。有一天晚上，他正在伦敦游艺场扫地，经理神色慌张地朝他走来，说他得到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主要喜剧演员病了，要找人代替他。卓别林是不是去试试看，救一下急？那个喜剧演员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汉，他的衣服父亲穿起来又肥又大：裤子象大口袋一样，鼓鼓囊囊的，一双大鞋子走起来拖着地。而圆顶礼帽又太小，父亲的头比那个喜剧演员的头大得多。

“我把这些都穿戴好，这样便成了一套流浪汉的服装。”父亲说。“我一出场，观众全笑开了。一个小矮个儿，却穿着彪形大汉的肥裤子！我临时磨枪上阵，而且以后每晚都演，节目结束时，我跌进一个大水桶里，裤子象大气泡一样鼓胀起来，使我浮在水面上。”

和流浪汉的服装一道，出现了一个流浪汉的人物形象。这不是一个凭空臆想的人物，简直是从父亲内心深处塑造出来的。实际上这是父亲的“第二个我”——一个没有成年的男孩子，长年忍饥挨冻，衣衫褴褛。可他终究没有失去本身固有的热情……

随着岁月的流逝，父亲有了名气，也有了自信。对于处理各种场面设计，他越发坚定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而他同旁人争论决不是标新立异，只不过他不是那种只满足于演戏、却把

艺术的加工创造推给他人的人。父亲刚一跨进电影制片厂的门槛，就热情地研究起电影技术来，他把这种热情完全倾注在工作 and 娱乐上。

“每晚他总是在所有演员走了以后才离开电影制片厂，”孙纳特先生回忆道，“他留下来仔细观摩其他摄影组的工作，他把所看到的一切全都记在心里。真是勤奋好学呀！”

父亲进入电影制片厂不到一年，就自编电影脚本，亲自指导拍摄工作。一九一四年，他在基斯顿电影制片厂共拍摄三十五部影片。一九一五年，他转到埃山奈制片厂后（薪金比在基斯顿厂增加了十倍），生产了十四部片子。一九一六年，他跟互助影片公司签订了合同，条件是：周薪一万美元，奖金十五万美元。年薪总共六十七万美元。这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其他电影演员要求和领取出奇的高薪有了借口。当时，父亲才二十六岁。前两年，他只不过是游艺场的一个喜剧演员而已。

三

父亲在互助影片公司拍完了十二部喜剧片以后，进入一家新影片公司——“第一国家影片公司”工作。在这儿，他可以自主地拍摄他自己的影片。他的薪金象先前一样，数目多得惊人。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答应给他的报酬是一百零一万五千美元和纯利润的一半。为此，他必须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拍出八部影片。

父亲成了制片厂厂主以后，有了充分的创作自由权，便着手在好莱坞建厂。厂址设在拉布雷亚大街和萨塞特林荫大道的拐角。现在，在厂房基脚的水泥地面上还可以看到“小流浪汉”的大皮鞋脚印和建成日期——一九一八年的字样。

四

我的双亲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美满，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们得到幸福。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我的双亲更蹩扭的一对了。现在，妈妈已经学会冷静地看待他们两个不同性格的人的错误结合。

“人们的幽默感随着年龄而增长，”妈妈说。“现在我才明白，从一开始整个事情就是荒谬的。这是年龄悬殊、各方面都不相投的夫妻间所发生的闹剧……”

别指望这样的婚姻会长久维持下去。果然，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双亲终于离了婚。当时，弟弟雷尼只有八个月，我才一岁半……

假如我的双亲是一对愿意解除婚约的普通夫妇，那他们就离婚好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因本身的冲突引起内心的痛苦，这是人之常情。一些不相干的局外人未必能给他们添加什么烦恼。可是，父亲的名字已成了众目睽睽的目标……起先，报纸第一版上登出妈妈离开父亲出走的新闻。然后，公布了妈妈愤怒提出的离婚书摘要，原文长达四十二页。父亲也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作为回答，认为这是破坏他的名誉的阴谋。

此后，本来纯属两人的私事却变成了一种好象让人们开心的杂技演出。凡是爱管闲事的人，对此事都要插一手。争辩双方的律师都急急忙忙发表公开声明。妈妈和我们两个小孩被描绘成忍饥挨饿的人，而我父亲则被说成是不愿供养妻子儿女的恶魔。许多妇女组织成员极为庄重地宣布，要为我们母子组织捐款活动。

不过，人们的好奇倒不是最使人伤脑筋的事。而报刊大肆渲染双亲的不称心的婚姻和离婚，则给他俩带来更多的烦恼。当报纸上的诽谤性宣传达到高峰时，父亲正在纽约，他患了神经衰弱症。在医生的护理下卧床近两周。他不能吃任何固体食物，只能吃点规定的流质，在短时间内一下子瘦了十七英磅。现在，他的体重只有一百一十八英磅。这种事瞒不过记者的眼睛，他们连忙在报上登出消息，说查利·卓别林消瘦了，而且气色非常不好。

母亲则患了精神病，每隔几年发病一次。第一次发病，是由于不称心的婚姻的种种折磨，使脑神经受了严重刺激，胡言

乱语。好长时间她讨厌古典音乐，一听到瓦格纳^①的乐曲，便惊恐万状地从屋里跑出来。这支乐曲，使她非常清楚地想起父亲带她去参加好莱坞圆厅音乐会的情景，也使她想起父亲那奇怪的教她害怕的自我反省，因为她毕竟不了解父亲的性格。顺便说一说瓦格纳。他是我父亲一向最喜爱的作曲家，妈妈因此不得不经常听瓦格纳的音乐，以至一听到这位作曲家的忧郁、明快、相当感人的乐章，她便联想起短暂而不幸的婚姻……

① 瓦格纳·理查（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他的创作是十九世纪欧洲歌剧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他力求乐谱、歌词和舞台动作的有机配合。其主要歌剧有：《黎思齐》（1840）、《漂泊的荷兰人》（1841）、《坦华瑟》（1845）等。